

而立之年

王元丰◎著

古今仁人对这个年龄的期待……

三十岁，是人生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刻，『而立之年』四个字包含多少

不成熟。我们的胸怀还不够宽广，我们的思考还很表面的考验和锻炼。

ERLIZHINIAN

华艺出版社



而 立 之 年

王元丰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而立之年/王元丰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1.6

ISBN7-80142-330-5

I. 而…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191 号

而立之年

著 者	王元丰
责任编辑	宋福江
封面设计	武小强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转 222
印 刷	北京春美艺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625 印张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6, 000 千字
书 号	ISBN7-80142-330-5/I·169
定 价	18.00 元

前 言

这是一本经过漫长等待终于出版的书。七年前的盛夏，当我在几乎与社会隔绝的校园中，用一个一个汉字撞击自己的心灵，和着汗水和伤口渗出的鲜血构筑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曾希望它是我与命运抗争的堡垒，我曾希望它是我走向新生活的台阶。然而，当我在初秋的深夜，独自在马路边的小摊上吃上一点东西品位小说写完的轻松时，我听到的回响只有夜的沉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小说当初所背负的重任也渐无影踪，而我也开始明白尽管生活十分需要艺术，但生活不是艺术，艺术对生活的作用有时是微乎其微的。生活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执著地生活、努力地不断地超越生活。所以，这本小说这时出版可能又正是时候。

这是一本关于三十岁时生活的书。三十岁是人生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刻，“而立之年”四个字包含多少古今仁人对这个年龄的期待。我们曾经以为经过学校教育的训练，经过青春期的起伏跌宕，经过与社会的几轮你来我往，我们应该能够修身、齐家，我们应是雄鹰在天空展翅翱翔。可是过了三十岁这个路标，离其愈远，我们才发现那个时候我们有多么不成熟，我们的胸怀远不够宽广，我们的思考还很表面、非常狭隘，我们的肩头尚没有足够的力量抗起重担。三十岁，不是而立，却是难立之年，我们还很需要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只是当多年以后回过头来，我们方才感到过去的各种困苦艰难，对生活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这是一本关于爱情和婚姻的书。爱情与婚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哪个人的爱情与婚姻都与他人有所不同，有吸引他人的特殊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爱情与婚姻的核心都是由支撑人类社会存

在、发展，延续千年、万年的“爱”而构成。为了表达爱的幸福、为了表达爱的美丽、为了表达爱的痛苦、为了表达爱的困惑，在人类历史上一本接一本关于爱的书籍出现。爱构成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爱也是人类一直未能全面把握的生活要素。仔细咀嚼这本书中的爱情和婚姻故事会发现，主人公们的问题仍是心中的爱还远远不够。

这是一本关于大学教师的故事，关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大学教师的故事。大学应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应用知识的圣洁场所。大学教师应是培养人、塑造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可是，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大学教师逐步演变成与工人、农民没有本质区别的职业工作者，大学教师身上不再闪耀智慧的光芒。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化了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产生的悖论。而更应让中国人感到羞愧的是我们曾经让我们的大学破败，我们曾让大学的教师只能为了生存而奔忙，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或许，没有曾经有的让大学教师难以维持自尊、自信的大环境，就不会有本书的故事。但这曾有的环境是对大学教师的一次检验。

时间使这本书的内容成为历史，它也将使所有的书的内容变为历史。历史的作用是借鉴现在、启示现在。希望这本书能有这种作用。

2001年11月

**现代婚姻是建在男女两条
移动船上的桥**

我的右眼跳得厉害，跳得我心里有些发慌。这几天我的右眼总是这样莫名其妙地跳。我对“左眼跳财，右眼跳祸”这种有些迷信的说法挺相信。迷信就是因为让你找不出理由相信，而又要去相信，所以才叫迷信。右眼继续在跳，我又从旁边的打印纸上撕下一个小纸块，沾点唾液粘在右眼的上眼皮上。眼睛跳的幅度似乎小了些，我稳定一下情绪，把精力集中在计算机屏幕上的一篇文章上。无论如何，今天必须把这篇文章改完，否则就不能在编辑部规定的日期内把稿子寄回编辑部。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当我起身打印改好的文章时，我才发现窗外的雨下得很大了。把东西收拾好，放在包里，我该回家了。然而，我却没有起身离开我们系这幢二层的教学楼，而是一个人坐在教研室里。

雨下得很大，下得很急，教研室似乎成了雨中的孤岛。不过我知道雨并不是我回家的阻碍，从家出来时我带了雨披了，以前在外面工作、办事，没带雨具下雨时自己不是也要顶雨赶回家去吗！

教研室那两个用久的日光灯已发不出明亮的光线，六七个陈旧的办公桌、书架也布满了灰尘。惟有那一台 486 和另一台 386 计算机还能显示出一点现代气息。我坐在自己那张抽屉都已不好用的桌旁，无可奈何地看着窗外。外面黑暗暗的一片，只有“哗啦啦”不断的雨声。我一直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大概坐了有二十分钟。

右眼皮又是一阵急促地跳动，好像是受了外面雨的诱惑。我的心又有一阵慌乱掠过。我觉得屋里很闷，有点喘不过气来。走

到窗前，打开窗子，吸上几口雨夜的空气。

夜雨中的校园显得十分的神秘。一幢施工到八、九层的主楼，雨中在灯光的映衬下轮廓十分清晰。几栋二、三层的老房，没有亮一盏灯，黑黑的像个实体的盒子，让人猜不出里面装了多少故事。一对情侣，在脚下桔红色路上，丝毫不顾忌下雨，一路追逐，嬉戏，传来一串清亮的笑声。笑声打破教研室的沉寂，我的右眼再一阵跳动，而我的心也让这笑声扰动得无法再安静。

这时情侣来到我眼前，他们亲密地相互拥搂，似乎这世界根本没有下雨，没有刮风，没有一个站在二楼的墙前紧紧盯着他们的老师。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此时我感到自己很寂寞、很孤独。这种寂寞、孤独的感觉比自己没结婚时，一个人面对长夜时的感觉更强烈。

我本可以给萍萍打个电话，教研室的电话离我不超过十步远，而家里刚安装不久的电话也使自己有这个条件，可我却不想打这个电话。明天就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可是此时我却觉得萍萍的心离我是那般的遥远。她现在在家里干什么？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还是又满脸疲倦地早早地躺在床上？她会想到被大雨隔在外面的丈夫，打个电话给他一声温暖的问候吗？可教研室的电话却像一只把头插到身上，趴在那里昏睡不醒的鸭子，没有一点动静。

晚间离开家门时，我的心情非常糟糕。我不明白萍萍又是为什么，又是情绪低沉，心中充满压抑，对我又是有许许多多的不满意，我走的时候，眼睛动都未动，直直地看着电视。

或许今天我应该像每天一样，傍晚从学校骑车到北太平庄她们单位的班车站接她回家，这样她一个人骑车回家时就不会一脸的失望，一副疲倦的样子，可是学校来更换电线的三个师傅直到晚间五点，才把房间里这用了十几年的，已不能满足负荷要求的铝线换成新型的铜线。他们走时，我应立即骑车去太平庄接她，

我是能同往日一样，陪她走回从班车站到家这段并不很远的路的。可我没去接她，并不是因为我陪几个工人师傅站了一下午劳累，而是几个师傅一下午在墙上打孔，剪电线，立梯子，家里已变成战场。地毯上到处是白灰皮，电线头，废铁线。我为了让她回来不见到这混乱的场景，先把屋里的杂物清除净，然后吸尘、擦地，尽量赶在萍萍回来前，把家里收拾干净像没人来过一样。我挥汗如雨，萍萍到家第一句就是：“为什么没去接我？”我告诉她下午家里的情景，让她看了垃圾筒中的半筒电线头、废铁丝，她脸上没有雨过天晴的表情。

或许晚间萍萍做饭时说要给她姐姐打个长途电话时，我不该说家里这个月长途电话打得太多了，让她和我去学校总机去打，这样可以开发票报销，可是自从这个月家里安上电话，萍萍给她妈妈、姐姐打的长途电话已不下十几个。更主要的是我不明白萍萍为什么总是把我和她们家人之间隔上一道墙？我们不是夫妻吗，干吗不可和我商量：我有什么什么事，今晚得给我姐打个电话，或者：我想我姐了，今晚我想打个电话和她聊聊天。这样不好吗？为什么只是冷冰冰的一句：“今晚儿，我要给我姐打个电话！”

萍萍做饭时，我对她说：

“晚间我要去教研室加个班，《固体力学学报》让修改的稿子，最近一直忙别的没改。今天再不去改，这周末就邮不到了。”

“去呗。”萍萍继续炒菜。

“那我先洗了澡，干一下午活实在太脏了。一会儿洗完澡，吃过饭我就走。”

“……”萍萍好像没说什么。

然而当我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时，我却发现萍萍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

“怎么了？不舒服？”我问她。

“没有。我累了，你一个人先吃吧。”

“又怎么了，来，一块吃！”我走过去，拉她起来。

“我不想吃，你自己先吃吧！我在这坐会儿。”萍萍没有理我，眼睛盯着电视。

“你这是干什么，一天老是愁眉苦脸的。”我觉得挺不痛快。

“不干什么，心情不好。”萍萍仍盯着电视。

“心情不好，总是心情不好。”我心里嘀咕着，自己坐在桌前吃饭。

“萍萍，你过来吃吧！一会儿菜就凉了。”我边吃边叫她。

“你吃吧……”

我没想别的，只想早吃完饭早点去教研室修改文章。

“萍萍，你快点吃吧！再不吃就凉了。”吃完饭，我又到她跟前叫她，“我马上就要去教研室了。”

“吃完饭，把你的碗刷了再去学校。”萍萍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

我心里很不高兴，明明知道我有事还要让我把碗刷了，就我一个碗。萍萍仍没看我，似看非看地望着电视屏幕。手又习惯性伸到鼻孔里，抠起鼻子来。

“萍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用手抠鼻子，多不雅观。”

“你不愿意看我就别看。”萍萍反驳道，手继续在她的鼻孔里抠来抠去。

我很生气，急急地收拾东西，准备去学校。萍萍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头也不抬一下。我开门走出屋外。下到一楼时，想起晚间可能会下雨，便又返回家里取雨具，萍萍见我回来没有任何反应，仍然弥勒佛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我也很生气，没同她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取出雨具，又离开了家门。

二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起，大概只有九三年才会有这样的福份，双节并过。昨天刚吃过月饼的人们，今天又沉浸在金秋阳光沐浴下的闲暇之中，真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中秋的月亮升起了，圆圆的，特别的明亮。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动静，走在圆圆的月下我想起鲁迅笔下的故乡。我又要去跳舞，尽管今夜的月色很美丽，但对一个单身的青年，在舞厅中跳舞比独自有些凄凉地赏月更有吸引力。

清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那地下室的舞厅里全然没有外面的静谧，祥和。舞厅里很热、乱哄哄的。迪斯科舞曲节奏强劲，音量大得几乎可以把地下室的上盖去掉，使这个舞厅变成半露天的舞场。

我已习惯大学舞会的气氛，八年的寻爱生活可能使我成为全国博士后中去舞场次数最多的人。我既不为此骄傲，更不对此伤悲。但长时间寻找不到爱情的结果是痛苦的，而快三十岁的人体会不到家庭的快乐，而同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一起在舞厅里打发时间是令人尴尬的。然而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尴尬的，你除了接受也没有别的办法。人的生活往往不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

我像平时一样，尽可能地跳每一支曲子。跳舞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个女孩总是坐在凳子上，老老实实在地看大家跳舞，好像没有人请她。

“下个曲子我去请她，一个女孩没人请跳舞，那滋味着一定不好受”。我心里想。

舞曲结束了，我走到离那女孩不远的地方偷偷地观察她。舞厅里灯光较暗，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可以肯定她的年龄并不

大，那为什么没人请她跳舞呢？我猜想一定是她烫的这个爆炸式的头了。这个与人迥异的头式使男孩子们以为她是社会青年，而不愿与她共舞了。没关系，我请她跳！

又一首舞曲响了，我走到那女孩的身旁。

“我请你跳舞好吗？”

“我跳得不好！”女孩答道。

“没关系，我跳得也不好。一起学吧。”女孩在我的邀请下，站起身来。

其实这女孩的舞跳得很好，舞姿优美，节奏掌握得非常准确，也很善于领会舞伴的意图。虽然女孩子的爆炸式头型使她有点社会化，但在近旁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大学里出来的人。女孩的脸很白，皮肤保养得很细润。她的模样是相当不错的，大大的眼睛，饱满的鼻子，圆圆的脸，在大学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了。她穿了件普通质地的女西装，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裤，脚上穿的是双很平常的棕色皮鞋。她很丰满，略有一点胖，但绝不难看。

而跳舞过程中，这女孩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的那只手。她的手又细、又软，我相信那绝对是一只没干过任何粗活的手，简直像是用海绵做的一样。

“同学，您的舞跳得很好！”我主动开腔。

“我跳得不好，是你带得好。”女孩答道。

“我猜你是研究生？”

“不是！都工作二年了。”

“是吗！不像，您还像学校里的学生。哪您是八七级的了。”

“不是，是八八级的。”

“八八级？八八级的才刚工作一年嘛？”

“是！但两个年度了。”

舞曲结束了，女孩走回她的位子上。我站在离女孩不远的地

方，这女孩给我的印象不错，我还想请她跳一曲。

我们又走在舞场里，这是一曲悠扬的慢三步舞曲。

“您觉得工作有意思，还是上学有意思？”跳舞的时候，我总喜欢和女孩聊些什么。

“怎么说呢，各有利弊。上学的时候无忧无虑，生活得很轻松自在，可是很清苦；工作吗，倒是没有上学时考试不及格的压力，经济上独立，自己有钱，但不能像当学生时那么单纯，要考虑的事挺多的。”

“您现在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

“在一个研究所，是水电部的一个研究所。”

“在研究所工作，那是要搞什么方面的研究所。”

“我现在是要做一些三维动画 3ds 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

“搞 3ds 软件开发，那您在大学时是学计算机的了。”

“是，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

“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

“不是，我是南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

“南开大学毕业的，很不错。像你们学计算机的，如果到公司里去干比在研究所挣得要多了，您怎么没想去计算机公司呢？我知道好些计算机公司，非常愿意要能搞三维动画的人呢！”

“在计算机公司工作挣得是很多，可是女孩子在那种单位干，什么也没保证，风险太大。还是在国家单位比较放心。”这女孩的这番话很是赢得我的好感。这段时间以来我越来越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每日沉浸在假大空幻想中的女孩。相反，那些脚踏实地、能够摆正自己生活的位置，朴实、无华的姑娘却让我感到亲切、自然。

“你是研究生吧？”女孩子此时反倒向我提出问题。

“我算是研究生吧！”我回答道。

“什么叫算是研究生呢？”女孩有些好奇。

“我研究生已经毕业了。”

“那现在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博士后，也可以算是研究生吧。”

“你是博士后!”女孩显得很惊异，你是清华的博士后吗?”

“不是!我也不是清华的，我是北航的。”

“北航的博士后也很了不起!咱们国家的博士后不是很少吗?”

“博士后现在好像不多，国内有一千五百多个。”

“像是博士后，出过国吧?”女孩变的对我很感兴趣。

“没有，我没出过国，我一直在国内。”

“那你为什么不出国呢?出国多好哇，像你们肯定是有机会出国的。”

“我相信我以后肯定有出国的机会的，而且我也想出国，但出国这种事往往不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我解释道。

“出国不就是靠自己就行吗!像是博士后，外语一定很好，所以考托福、GRE 就能出去的。你考过托福吗?”

“我没考过托福，但我读博士的时候考过 EPT。”

“EPT 是什么?和托福一样吗?”

“EPT 是 English Profency Test，就是英语水平考试，是中国政府组织的，为那些公派出国的人设的。EPT 是中国人考中国人，考试题有点和四级，六级英语考试题类似，我觉得比托福难。托福题不是特别难，就是量大。”

“你的 EPT 考得怎么样?”

“考得还可以吧!三年前考得 111 分。”

“111 分相当于托福多少分呀!”

“这个没个比较标准，大概相当于托福 600 分左右吧。”

“你要托福能打 600 分，你真应该出国。你专业知识学得肯定好，所以往外联系肯定容易。”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你考过托福吗？你对出国挺感兴趣，是不是正在往外联系？”我问道。

“没有，我没考过托福，也没往外联系。”

“为什么不联系呢？现在联系出的女孩子挺多的，而且像你学计算机的应该好联系的。”

“我觉得女孩子出国挺苦的，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很不容易。男孩子吗倒可以，在国外闯闯，干一番事业确实很好。”

这又是一句引起我共鸣的话。想起英语角那些嚼着口香糖，满口美国腔，提起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整天谈论的都是Scholarship、I 20表的半中国半美国的女孩子们，这个女孩让我真的感受到一些东方女孩贤淑的味道。

舞曲结束了，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女孩的女伴过去叫她，两个人收拾东西，好像要走了。我走到女孩面前。

“小姐，今晚和您谈得很有趣，你看我们可不可互相留个地址！”我试探道。

“可以。”女孩愉快地答应了。

“我叫陈学，这是我的名片。”我把自己的名片递到女孩手里。

“你叫陈学？”女孩有点惊奇地看着我的名片，“我的名字比你多一个字，叫陈学萍。”

“是吗？”我也觉得有些奇……

三

雨越下越大，没有停的意思。我的右眼仍在跳，我的心情远没有从低沉中走出来。

真没有想到和萍萍结婚整整一年了，可她对我的家人还是从

内心里十分拒绝，从未把他们当成过亲人。以前我和她谈起我家里的事，她都觉得不感兴趣。她对我的父亲、母亲内心不接受，就不接受吧，毕竟她和他们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可在礼貌上也得能说得下去呀！前几天家里刚按上电话时，妈妈打来电话想和她说几句话，可萍萍没说二句，只是应付一下，便急忙把电话转给了我。看着她那时的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对于小妹妹，这个我在北京的唯一亲人，萍萍更是不能接受，而且可以说有一种反感。每次小妹妹来，她都不冷不热，没有一点亲近感。她过生日时，小妹妹知道她喜欢小猫、小狗，所以特地给她买了个非常不错的玩具狗。可萍萍刚开始还碍于我有想法，摆在床边，没几天便找机会把它扔到吊柜里去了。晚间我告诉她小妹妹来了，去她在这个学校的一个同学家了，萍萍只是“啊”了一声，没多问一个字。

看看表，已经快到晚九点钟了。萍萍没有打过电话来。我也该回家了，总不能在这破旧零乱的教研室里呆一夜。自己毕竟是有家的人！可有家人的心里寂寞、孤独比单身汉们更有些悲凉的色彩。

“你回来啦！外面下雨了吧！”我进家门的时候，萍萍站在书房的门口问我。她大概是觉得她刚才的做法有些不妥了。

“啊！”我没有多说话，拿下身上的雨衣，在门口甩着雨衣上的雨水。

萍萍又进屋看她的电视去了。回到家里，我的心情没变平缓，反倒是更加糟糕，可能是和刚才走了这段雨路有关，也可能是萍萍那没有温暖的脸。我把东西放好，把被雨水淋湿的鞋换下，独自坐在厅中的饭桌旁。

“你的文章改完了？”萍萍由书房到卧室取什么东西，问了我一句。

“改好了。”我没抬头。我心中的寒冷没有驱散，见到萍萍并